



译文纪实

TOMS RIVER:

A Story of Science
and Salvation

汤姆斯河

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

Dan Fagin

[美]丹·费金 著 王雯 译

2014 年普利策奖
最佳非虚构图书

2014 年蕾切尔·卡森奖
最佳环保图书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丹·费金 著

王雯 译

汤姆斯河

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美)费金
(Fagin, D.)著；王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5
(译文纪实)
书名原文：Toms River: a Story of Science and Salvation
ISBN 978-7-5327-6911-7

I. ①汤… II. ①费… ②王…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8735 号

Toms River: A Story of Science and Salvation
by Dan Fagin
Copyright © 2013 by Dan Fag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YSTEL & GODERICH LITERARY MANAGEMENT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3-341 号

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
[美]丹·费金 著 王 雯 译
责任编辑/王巧贞 装帧设计/未泯设计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灝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 插页 3 字数 381,000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978-7-5327-6911-7/I • 4185
定价：5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7602918

诚挚地献给
阿莉森、安娜和莉莉；
同时献给路易·列维·罗伊斯曼，1938—2008



目 录

序幕 等待

某些东西，某些人，应该为他的癌症和他痛苦的人生负责……还有很多事情有待发掘，一旦揭开，那将是爆炸性的。

001

第一部分 冰激凌店

第一章 海盗

在汤姆斯河镇，历史经常是可交易商品。

009

第二章 看不见，摸不着

无法感知的事物中始终存有敌意，这些矿产的蒸汽也能杀人。

028

第三章 第一枚指纹

染色的河水、污染的水井、有色的烟雾和难闻的气味——汤姆斯河镇的居民开始后悔了。

049

第四章 秘密

“如果希望有一个持续增长的繁荣地区，我们必须明白：周围的环境必然改变。”“尽管人人都向往田园生活，恐怕

没人愿意过得像印第安人。”

066

第五章

夏基和科伦坡在乡土酒吧

这致命的烟雾……在伦敦城上空盘旋了几个世纪，如同一个死亡天使。但它可以被法律驱散。

086

第六章

细胞们

神秘和恐怖经常是癌症的亲密伙伴……在孩子身上发现恶性肿瘤特别令人难过，其中一个原因是这太罕见了。通常，癌症都是上年纪的人得的病。

110

第七章

卡迪纳尔大道上

住在卡迪纳尔大道上，家里有个患了癌症的孩子，不联想到汤姆斯河镇化工厂是不可能的。

134

第二部分 决裂

第八章

水和盐

所有好的作品都出自对管束的对抗。我们挑战的，是公司、政客和政府部门全部的社会结构。

153

第九章

厨房里的嬉皮士

从政府向着正规管理化工行业第一步开始，科学就既做武器，又当靶子。

173

第十章 填色比赛

它是这个区域最重要的雇主，没人质疑过他们做的任何事。

189

第十一章 病例

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走进办公室，说他尿血……过去十二个月，这已是辛辛那提化工厂工人中检出的第四例膀胱癌了。

215

第十二章 可接受的风险

汽巴-嘉基正在终止汤姆斯河镇几乎所有的化工生产……染料原料的生产将转移到亚洲，那里，工资和监管也更低、更松。

238

第十三章 朋友和邻居们

对快乐平原的地下水进行适当的清理需要十一年的时间，大约需要花费六百万美元……汽巴-嘉基预计将花费三倍的时间，花费三十五倍的成本。

250

第三部分 清算

第十四章 两间病房，双重打击

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周都会收治一名从汤姆斯河镇来的患者。这成了病房里的一种黑色幽默……“不知道汤姆斯河镇的下一个病人啥时候到？”

271

第十五章 癌症集群“退散”

1980年至1988年间，欧申县十四岁以下儿童中确诊的脑和神经系统肿瘤病例有三十七例，这个数据比预期值高了百分之七十。

293

第十六章 一往无前

如果原因真的在于污染，受害最深的可能是幼儿。

311

第十七章 看不见的伤害

汤姆斯河的怒火将不只倾泻在排污者的头上，还会波及多年来让他们逃离法网的政客和管理人员。

333

第十八章 海里的木塞

汤姆斯河镇的居民在自家水龙头里喝到了低浓度的有毒废水。这不容辩驳。

350

第十九章 期待

这些家庭期待着能揭开癌症集群的原因。他们的要求持久而有力：我们要的是答案。

368

第四部分 真相

第二十章 局外人

很多人真心希望整个事情快点过去。

391

第二十一章 斡旋

在排除各种癌症集群原因的过程中，水和大气污染的因素日益凸显出来。

412

第二十二章 血液分析

如果癌症与年龄密切相关，又为什么会有儿童癌症？

432

第二十三章 关联

汤姆斯河一案“过去了”，但它“没有解决”。

449

第二十四章 遗留问题

污染——排入河流和地下水的污染物，工厂排放的废气——使癌症成为中国主要的死亡原因。

474

致谢

498

序幕 等 待

迈克尔·吉利克几乎不用知道到了哪一天，需要的时候他看看他的药盒就行。它有一个小手提包那么大，分成七个区，每区对应一周中的一天。一个区又被分成几格，每天迈克尔要取五次药：早上七点，正午，下午三点半，八点半和晚上十一点。（为了防止遗漏，他在手机上设了时间提醒。）每周，迈克尔或者他的母亲例行地补充手提包中的药品，这仿佛是将他们用药片做成的沙漏翻转了一次。

每周，他要数出一百三十八片药：粉色小药片是吗啡，用来止痛；黄色的类固醇，调节免疫系统；白色的苯巴比妥，抑制癫痫；蓝色椭圆形抗组胺，抑制头晕和恶心。另外还有抑制烧心的兰索拉唑、降压药萘多醇、调节消化不良的乳酸菌素片。迈克尔一天三次服用强力降压药酚妥拉明。几年前，制药厂——当时的名字还叫汽巴-嘉基（Ciba-Geigy）——终止了酚妥拉明片剂的生产，从那以后迈克尔只好大量囤积这种药。

迈克尔和父母住在新泽西州汤姆斯河镇一条背阴街面上的农场式平房中。他很少出门。他很喜欢电影，但去趟影院对他来说太艰难。陌生人会指着他说：“哦，多好玩儿啊！”还有一个人捏过他的脸蛋。十四岁时，有一次他在一个大厅里寻找洗手间，一个女人问他为什么没有母亲陪着就到处乱跑。他试过出去约会，结果不好。在他十六岁的时候，迈克尔疯狂地爱上了一个送报的

女孩。每天早上他都在卧室的窗边看着她。当他终于鼓足勇气试着要跟她说话的时候，眼睛却一直盯着地板。后来他明白了，他不想看到她望着自己。

迈克尔生于 1979 年，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身高四英尺六英寸（一点四米），体重大约一百磅（四十五点四公斤）。

如果迈克尔有工作，或是上过学，他就会用其他的方式来衡量时间的流逝，而不是用他的药盒。他试着去过一学期的社区大学，期末成绩全 A，他绝对够聪明。但家里所有人都觉得他的身体状况不好，上学对他压力太大，出去工作更不可能了。所以迈克尔一直待在家里。通常他睡到中午起床，下午看肥皂剧，做运动（他喜欢做轻量级举重），拨拉两下吉他，然后在晚饭后几小时几小时地玩电子游戏或者看职业摔跤。

他是个夜猫子，但他有自己的理由。醒着看电视到凌晨三点比躺在床上睡不着强多了。他有两个铁打不动的噩梦，一个是他站在卧室的窗边眼看着家里的狗冲到街上被车撞死，另一个的情节出自他钟爱的恐怖电影和幻想游戏，只是更加恐怖：梦里一个丑陋的浑身是血的男人在滚滚雷鸣中挥舞着一把大刀，闪电划破夜空的一刻他告诉迈克尔：“我会永远跟着你，最后来取你性命。”然后这个恶魔当着迈克尔的面一个一个杀掉他的父母和哥哥。在迈克尔还小的时候，有一次他经历了一个特别恐怖的夜晚，于是他妈妈请了一位警方的画像师来，根据他的描述画出了梦里的这个人，但这没什么用。那个可怕的魔鬼说的没错：他一直没离开过。他的名字叫“坎先生”，后来他和他母亲把名字的音节倒过来以后才明白这名字是什么意思。^①

迈克尔·吉利克人生的根本问题在于他的癌症，那是与生俱

^① 坎先生在原文中为“Sir Kan”，其英文发音颠倒后即与 cancer（癌症）发音一致。——译者

来的。三个月大时，他被确诊患有神经母细胞瘤，一种在神经系统中快速发展的肿瘤。从发现时疾病发展的情况看，他还在母亲的子宫里时就已经饱受折磨了。医生告诉琳达和雷蒙德，迈克尔只有一半的机会能活到一岁生日。十几年过去了，死神迟迟未到，但活下去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肿瘤夺去了迈克尔左眼和左耳的全部功能，破坏他的平衡感，扭曲了他内脏的位置。类固醇药物抑制了他的成长，使他脸部浮肿，化疗削弱了他的心肺功能，破坏了胃黏膜，还在侵蚀骨骼，一走路就疼。小的时候迈克尔很敏感，谁碰他一下都会疼得叫出来。现在，状态好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只是感到筋疲力尽，喘不上气和恶心。而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几乎不能移动。尽管目前看来他的治疗措施控制住了肿瘤，但没有医生敢说他打赢了这场战争。

迈克尔没有体验过其他的生活方式，所以他没有深陷在自己的痛苦中难以自拔。小时候他偶尔会质疑自己信仰的天主教，后来却深信来世和上帝的公正与仁慈——尽管在他自己的人生中这方面的证据少之又少。他给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加了些新思潮的作料，尽力不让自己消沉，比如相信水晶的治愈能力（有时他会在脖子上挂上一块）。他说：“到了晚上你还活着，那这一天就算不错——就算电视节目不好看。晚上有摔跤看，那这一天就不错。人们把活着看成理所当然，这不对。”他母亲组织了个癌症互助小组，当她让他去跟新确诊的患儿谈谈的时候，迈克尔总是下足了功夫让自己看上去更乐观些。

只有他父母和少数几个朋友知道迈克尔的坚忍背后的秘密：他在等待。他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接受了自己永远无法恢复健康的现实，但他还有另一件迫切期待的事情——有时对它的期待更甚。他盼望着恶有恶报。从他记事起，迈克尔就非常确定——这种确定他解释不清，只是拍着自己布满瘢痕的胸脯说“我打从这感觉到了”——某些东西，某些人，应该为他的癌症和他痛苦的

人生负责。多亏在他的家乡汤姆斯河发生的一系列了不起的事件——这其中迈克尔和他的母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已经基本确定了谁应该为此负责。

多年以后，迈尔克回忆说：“小时候，当我第一次听说我的癌症可能来自哪里时，就对自己说：‘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抗争，亲眼看到他们接受惩罚。’我当时可能还不知道‘惩罚’这个词，所以当时说的可能是‘我要报仇’。我要的就是这个，我们还在等待，决不放弃。目前看来，还有很多事有待发掘，一旦揭开，那将是爆炸性的。”

迈克尔已经等了很久，他还将等待下去。在远到纽约和费城医院里那些昏暗的病房中，他和母亲遇到了几十位同样来自汤姆斯河镇的罹患癌症的小孩子——他确信，这绝不是巧合。这些人中很多已经离开，永远地离开了，但迈克尔还在，他在等待。他在律师事务所里坚持参加了数百个委员会会议、记者招待会、战略研讨会。他等待着那些看似遥遥无期的科学调查结果，其中一项特别重要——这项调查要验证他和他母亲是不是错了，他们是不是情绪化的，是不是在臆想。那些“专家”们怕是要大吃一惊了吧。

起初，迈克尔和琳达一无所知，如今三十年过去了，他们变得无所不知。和很多人一起——其中有些人甚至素未谋面——吉利克一家协助揭开了汤姆斯河镇的秘密历史：漆黑午夜的偷排，光天化日的欺骗，公司的贪婪和政府的忽视，这是一部黑暗编年史。他们与周围邻居的恐惧和偏见斗争，最终受到人们认可。现在迈克尔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他的最终目标，就看他能争取到多少时间，真相终将浮现，他可以再等下去。

第一部分 冰激凌店

